

·中国剑侠小说·

雍正剑侠图

(最新修订版·前部)

下

常杰淼 原著 王璠 修订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 中国剑侠小说 ·

雍正剑侠图

(最新修订版 · 前部)



常杰淼 原著 王璠 修订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雍正剑侠图·前部 / 常杰森著, 王璿修订.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 - 7 - 5117 - 1832 - 7

I. ①雍…

II. ①常…

III. ①评话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39.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50310 号

雍正剑侠图·前部

出 版 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谭 洁

责任编辑 曲建文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100044)

电 话 (010)52612345(总编室) (010)52612370(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52612332(网络销售)

(010)66130345(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home.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瑞哲印刷厂

开 本 787 毫米×960 毫米 1/16

字 数 1094 千字

印 张 57.5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48.00 元(上、下)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阁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66509618

目 录 (下)

第二十六回	白马河众侠逢隐士 甘家堡童林喜收徒	457
第二十七回	麒麟山海川收吴霸 洗砚池刘俊得墨鱼	471
第二十八回	莽英雄打虎宿寺得急讯 懒龙沟工匠助破地雷阵	484
第二十九回	铁善寺巧设绝户计 莽甘虎蒙混立首功	507
第三十回	重阳会群雄比武铁善寺 月台上老侠掌击济源僧	519
第三十一回	亚然僧哀恸解鏖战 白玉虎大意丢龙批	539
第三十二回	小侠客风雪下书信 三勇士夜闯八卦山	549
第三十三回	老剑客戏耍众庄主 赴广东十老请八卦	556
第三十四回	司马空八卦山投书 童海川比八步打灯	564
第三十五回	八卦掌巧打太极图 望云亭奋勇拿二小	573
第三十六回	司徒朗经营玲珑岛 童海川身困镇童林	582
第三十七回	贝勒率队平定山岛 于成江底巧擒二贼	596
第三十八回	童海川善渡司徒朗 交巨案二寇双越狱	615
第三十九回	铁三爷穷途遇良友 丁瑞龙行义济人危	625
第四十回	铁木金卖肉遇耍戏 童海川一日会四杰	644
第四十一回	深夜深沟救少妇 摊上酒楼跟奇人	653
第四十二回	童海川天坛遭三戏 四侠客协力捉凶贼	659
第四十三回	黑影飘忽屡次戏童林 狂妄自大吴霸自称雄	679
第四十四回	瓢员外为子求师 金洒海访友试艺	686
第四十五回	二徒逛庙会比武遭打 童林斗道士剑削道冠	695

第四十六回	待鏢会众侠聚京城 单闯京燕雷蛮伤人	712
第四十七回	贝勒爷府夜失宝烟壶 公主坟童林战三勇	728
第四十八回	新年话旧初识年大人 因材施教年家的明师	740
第四十九回	童海川扬名灯市口 武云飞伤人隆福寺	755
第五十回	跳宝局武云飞镇塞北 三月三众侠客赴鏢会	762
第五十一回	铁罗汉台上胜十杰 童海川力战野飞龙	772
第五十二回	童海川掌震燕子坡 西方侠巧夺蛇骨鞭	781
第五十三回	众侠客会战燕云风 老仙长亲临梅花圈	791
第五十四回	分双剑惊走燕云风 保钦差查办蓬莱岛	801
第五十五回	清苑县马俊单行刺 风云庄义结邓九公	811
第五十六回	夏九龄荒寺遭毒手 病太岁酒馆遇淫贼	820
第五十七回	三皇观群雄混战 石家镇张方做媒	842
第五十八回	年钦差圣赐金牌被盗 封山宴王环杀敌报仇	865
第五十九回	寻金牌相约破机关 私探山王环落翻板	880
第六十回	七星山姑嫂争风杀幼子 转心亭群雄初探伤爱徒	892

第二十六回

白马河众侠逢隐士 甘家堡童林喜收徒

原来这个和尚是云南孤耳山铁善寺的小和尚。铁善寺是多年古刹，先有铁善寺，后有少林寺。当初铁善寺老方丈上亚下然，人称水晶长老，掌中鹿角棒，天下皆知，门户又大，徒弟各省皆有，堪称武术大家。本庙是一个大长住庙，他有两个练武的师侄，一个叫济慈，一个叫济源，在庙内充当监寺。这两个人深得亚然僧欢心，因此把自己平生的武术传授他们两个人。两人名望一大，收的徒弟就多，因此各方练武术的都投奔铁善寺。其实徒弟多倒不要紧，也当选择选择，济慈还好一点，济源所教的徒弟，做什么事的都有，占山的山贼、偷盗窃取的，简直乱教匪人。亚然和尚看多年清静的庙场被他们两个闹得太不像样子，此时要管，又怕闹出来笑话，不管实在看不下去，老方丈就把庙让于两个师侄，自己带着一个徒弟，名字叫法正，外号人称金面韦驮，退避下院极乐禅林。老和尚打算图一个清静，不管庙内是是非非。这个主意不好吗？其实错就错在这一步。两个徒侄不肖，究属是亚然和尚纵祸，以致庙内结交匪人，设摆重阳会，暗藏十条绝户计，多年的古刹，险些变作瓦砾之场。

这封书信写道：久慕二公如仰瞻泰山北斗，太湖要镖孟恩等得回铁善寺，清水潭之役三寨得保余生，实出二位侠客所赐。久闻童侠客兴一家武术，掌法特色，镇东侠剑术精奇，是小僧素所仰望。今特奉书，相请二公，于九月重阳日驾临敝刹，小僧得睹尊颜，畅叙一切，以慰终日渴想。若肯赏驾，早赐回函，盼望之至，专此奉上，草草不宣。童林看毕，告诉伙计预备文房四宝。伙计将纸笔墨砚放在桌案上，童林援笔一挥而就，装在信封之内，说道：“未领教这位师傅上下？”和尚说道：“小僧上法下本，铁善寺庙内出家。”“既然如此，有劳阁下，回去替我二人多多拜上方丈，你就说原书不敢领受，当面璧回，九月重阳必到，绝不爽约，恕童林不送。”和尚合掌告辞。镇东侠看童林打发了和尚，一语不发。铁善寺门人弟子与童林为仇，不过受小人蛊惑。此次书信相约重阳相会，明知宴无好宴、会无好会，若书信答迟，就把一世英名付于东流。童林是奉旨捕盗，若要命丧铁善寺，日后有国家与他报仇。镇东侠是为友则生，为友则死，未出巢父林，就知道这一场浑水与童林蹚在一处，不过是为友尽义，这是镇东侠的思想。于洞海为访

童海川来到龙潭镇，赶上了破达摩堂、金银烂石岛九寨倾生，山中事毕，老侠客可以告辞回家，以度晚年。可赶上了重阳会的约请，怎么能说告辞回家呢？老人家坐在那儿低头不语，侯振远知道老人家心中难过，说道：“老侠客，此次金银烂石岛这一场事叫老人家跟着分心受累，天幸事情完毕，如今我们欲赴重阳会，老人家偌大年岁，就不必跟着我们远路奔驰，请早些个回家静养为是。”于洞海知道侯振远是激自己，仰面看着镇东侠说道：“我曾应允童林，拿不住二寇，我绝不回家，有什么事我都得算着！你就不必往下多说了，我是早就认了命了。”贝勒爷闻听不由得要乐，又听于洞海说道：“重阳会我是一定前往，赴会还有谁去呢？”侯庭说道：“无非就是你我三人，别人岂敢劳动？”于成点头说道：“这倒好，除去你我与童林之外，可就没有别的人了。”侯振远听老侠客话内有话，说道：“小弟一时愚见不明，老人家若有相当的主意，侯庭愿闻高论。”于爷看了看童林，说道：“侯贤弟，既是你这么说，我倒有个主意，说出来若不合情理，咱们再改方针。据我想此次重阳会，他们庙中必请天下英雄、各路豪杰，名叫重阳会，分明是与童贤弟争夺门户。他既设重阳会，他们决没安好心。到了九月重阳，就是咱们三位，明显势孤人单。咱们三个人好歹也称侠客，真个赴会，就是你我他吗？让人家看咱们连一个朋友都没有，你我弟兄脸上也不大好看。我打算咱们也把得意的朋友约上几十位。到了九月九那一天，也叫铁善寺的人看看。真要是话不投机，咱们多一个朋友多一面威风，多一位良友多一条臂膀。”贝勒爷在旁说道：“于老侠客说得深谋远虑，我是极端赞成，这可就应了那句话了，食酒千日，不可一日而不醉，用兵千日，不可一日而不备，总是防备为是。”镇东侠说道：“贝勒爷有所不知，我累次劳动天下英雄，此次重阳会分明是杀人的战场，侯庭再不忍又劳动良友赴汤蹈火。”于成说道：“侯大弟你这句话说得就不对了，行侠仗义，讲的是自己原无事，只为他人忙，何况是良友？这也没有什么说的，这么办，叫伙计预备文房四宝，咱们开个单子，把群雄的名字誊写下来。”镇东侠只得应允，吩咐伙计预备文房四宝。于洞海把纸张铺好，说道：“童贤弟，你把你的朋友说说，先从我这儿写。”童林含笑道：“老人家，我的朋友不算您老人家，就是侯氏昆仲。”于爷心说：这倒好，他就是认得我们。“童贤弟休要取笑，你再想想，有几位良友？”童林说道：“我自出世以来，所有的朋友都是由我振远兄长他老人家介绍，哪里有什么朋友呢？我想起两位来，我有一位亲师兄，是一位和尚，现在扬州钞关街龙泉寺主持，名字叫普照，外号人称长眉长老。还有一位在钞关街玉顶九龙观观主，复姓司马，单字名空，外号人称昆仑道长、南侠客。”于爷说：“我就把他们二位全写上了，还有谁？”镇东侠说道：“我想起两位来，扬州清水潭望潭庄二老：陶润陶少仙、陶荣陶少峰。还有我两位盟弟，一位常州的苗润田，一位瓜州的张子美，并有各镖局子的老师傅，镇南镖局、镇远镖局、镇海镖局、远东镖局、永

发镖局。”这三位在一处把单子开出来，于爷出主意拿到外面刻字铺，预备红白帖，按住址开的是九月初旬在狐耳山下黑熊镇镇南客栈杯茗相候。另开手折子，南北分路，好让他们去请人。把事情交派下去，这才休息。大家用完了晚饭，李英、孙亮进来与三位侠客稟辞，明天押着陆寅、陆丰回云南府归案。第二天，伙计把红白套帖拿来，于老侠客吩咐把蝎虎子白亮、王三虎，把两个单子分开，赶紧分头请人。二人领命，分头去了。

贝勒爷与三位侠客带领众人在店内休息一天，这才起身。这一次人可就多了。胖的真胖，瘦的真瘦，高高矮矮，丑丑俊俊，说话哪一省的口音都有。这回可把个牛儿小子管住了。饿了也不敢嚷，渴了也不敢说，只好跟着走路。童林捕盗的日限甚紧，大家不敢耽搁，在路上晓行夜宿、饥餐渴饮。这日正往前行走，因贪赶路程，错过了住店，天气可就不早了。牛儿小子在后头跟着腹中饥饿，又不敢高声说话，贝勒爷肚中也觉着饿了，一看月亮还没有上来，贝勒爷就与童林说道：“海川，看着天可是不早了，但不知此处可有村庄镇店？咱们寻个宿头才好。”童林手搭凉棚向正西看，离着不远，黑暗暗、雾森森，看着好像庄村，遂向贝勒爷说道：“爷，您老人家看前面好像村庄，莫若紧走几步，到镇店上找着店房投宿。”于是大家向前紧走。来到东镇口，就见东西的街道，南北对面的买卖铺户，街道上人倒是不多。乡村与大商埠不同，一到天晚，街面上人就少了。贝勒爷在头前走，直走到西村口，也没看见一家店房，只得又走到东村口，仍然还是没看见。贝勒爷站在东村口，与于老侠客商议：“老侠客，您看此处没有店房，咱们在何处投宿呢？”于爷见坐北向南有一家人家看着房间不少，遂说道：“此处虽没有店房，咱们可在本地财主人家借宿一宵。这个大户人家必有闲着的房屋，咱们不如在此借宿，明天再行。”贝勒爷说道：“咱们若要打算在这里投宿，哪位前去叫门？”于爷带笑道：“谁叫门倒无关系，就是咱们人太多，他一看这些个人，也许不敢留宿。”“那么怎么办呢？”于爷说道：“不要紧，我倒有个主意，叫侯二弟带着大家在这槐树圈后面躲着，叫门投宿就是咱们四位，只要本家一留，那时众人跟着进去，也就没有什么说的了。”贝勒爷一听这个主意倒很好，回头跟二侠客说带着众人到槐树圈后面躲避。这里于爷出主意，叫镇东侠上前叫门，镇东侠上了台阶，叩门道：“里面有人没有？”里面说道：“哪一位？”“我们是行路之人，欲在贵宅讨一个方便。”里面说道：“您稍候一候。”工夫不大，门分左右，门洞站着一人，是家人的模样，年约四十余岁，身穿蓝布褂，脸上带着忠厚的样子，问：“方才哪位叫门？”镇东侠答：“是我惊动阁下，我们错过了镇店，打算在贵府上借宿一宵，望本宅主人方便方便。”那人带笑道：“这个您可要委屈，容我禀明我家员外，再往里迎接。”“那么着有劳贵管家通知一声，千万要美言。”过了片刻，灯光一闪，就听门插棍一响，门分左右。方才那个人手提纱灯，后面那一位大概是本宅员外。

中等身材，细腰扎背，外罩一件米色绸子长衫，约有六旬开外，面若银盆，两道剑眉，一双虎目，神光饱满，颌下银髯飘洒，不疏不密，堂堂仪表，气度非凡，镇东侠暗暗喝彩：“好相貌！”员外看见他们四位，也是不由得心中羡慕。镇东侠英雄中含着一番儒雅，于洞海百岁有零含笑可掬，贝勒爷何等威仪，童海川精神百倍，怀抱英风。员外说道：“方才是哪位要投宿？”镇东侠含笑答道：“员外，我们贪赶了路程，越过了宿头，走到贵宝镇，意欲在贵府借宿一宵，房资量价不敢缺少。”员外说道：“足下说哪里话来？行路之人谁无一时不便，区区这一点小事，何必这样客气，请众位到里面吃茶。”这位员外以为就他们四位，没想到树后一齐答：“那么着咱到里面去！”员外看这帮人什么样式的都有，也不好不让进去，只得叫家人在头前引路，把群雄引进垂花门，来到大厅。这座大厅是一座过厅，明三暗九，前出廊，后出厦，迎面六扇围屏，上面都是名人画的花卉。员外冲镇东侠抱拳说道：“阁下贵姓高名？仙乡何处？来在敝处有何公干？”侯振远抱拳说道：“不才家住山东东昌府，姓侯单字名庭。”员外上下打量，说道：“阁下莫非是山东的镇东侠么？”“正是不才侯庭的草号。”员外说道：“久仰大名，今幸得见。”又向于爷问道：“请问阁下贵姓？”“小可山西太原府人氏，姓于名成，草字洞海。”员外说道：“阁下莫非就是西方长臂昆仑飘然叟？”“正是老朽的贱号。”员外又向童林说道：“我还未领教这位？”“小可乃京南霸州人氏，名字叫童林。”员外道：“阁下莫非杭州立擂掌打法禅、北高峰献艺贺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么？”“不敢，正是小可草号。”员外看着贝勒爷道：“这位我尚未领教，”“小可胤禛，北京人氏。”话未说完，员外向前抢步撩衣拜倒，说道：“我打量是哪一位，原来贝勒爷大驾光临，恕民人未能远迎，当面请罪。”“这位员外休要折我的草料。”伸手把员外搀起来，请问员外贵姓高名。“不才乃南京如意桥人氏，姓甘名雨，草字凤池。”于爷问：“莫非江湖人称化地无形隐逸侠就是阁下？”“不敢，正是贱称。我实不知侠客大驾光临，恕我款待不周，当面请罪。”于爷说道：“这可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于爷这么说，贝勒爷可不知道这位甘雨的来历。当初施琅献台湾时，甘国公甘英、甘辉父子殉国，嗣王郑克塽捧玺归降大清，那时甘雨正在年幼，跟随老家人甘禄逃出台湾投奔娘舅谢秋山，后来得遇二位剑客：嵩山周浔，外号人称云龙九现，还有路民瞻，外号人称英雄得鹿。把甘雨带至申江龙华寺，学艺二十年，奉师命回镇江省亲。到了镇江，他娘舅已然故去，巧遇白太官为媒，把飞山虎陈圣之女许他为妻，后来生了一子名叫甘虎，还教了些个徒弟。内中一个徒弟叫秦亮，外号人称粉翅蝴蝶。皆因他年轻秉性不稳，在南京采花，被甘雨知晓，欲要整理门户。秦亮得信远逃，甘雨想身为侠客，徒弟在本地采花，脸上太不好看，这才各处寻访。走至白马河，原先是云南的驿站，因无面目回南京，打算在此处落户，随后把家眷接了来，至今三十余年。这个庄

子名叫甘家堡，买卖有他老人家多一半，现在庄中有两千多户人家，没有不会武术的，都是甘凤池亲传，还教了许多徒弟。这个庄子丰富之极，远近都知道白马河甘家堡。老人家在外闯荡这么些年，江湖人送外号化地无形隐逸侠。如今年近七旬，仍然不失大家风度。甘凤池耳内早就灌满列位侠客英名，又有人报告多罗贝勒与众位侠客在一处，若不然今天怎么敢冒昧认贝勒爷呢？大家相见已毕，甘雨请贝勒爷上座，众位侠客按次序落座，家人献茶。于爷抱拳说道：“是我等久闻老侠客之名，不知何时迁移在此？”甘凤池长叹了一口气，把所遭所遇说了一遍。“于老侠客偌大年岁，不在家中静养，因何来到敝处？”于爷也把二次出世的前后说了。大家只顾谈话，旁边牛儿小子可把肚子气鼓了，牛儿小子早就饿了，实指望投宿进门就吃，没想到净说不吃，肚子里咕噜吐噜直响，着急道：“你们大家净顾说话，牛儿小子我饿得实在受不了了！”于恒这一嚷，闹得童爷好不得劲，甘凤池起身道：“我们大家只顾谈话，却忘了众位未曾打尖，实在是有罪。”告诉家人预备酒饭。家人出去工夫不大，在过厅摆好了三桌。甘雨起来让座，头一桌是贝勒爷与三侠、侯二爷，甘雨相陪。西边这两桌，小弟兄随便入座。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甘凤池向童林道：“我久闻童侠客之名，今幸得见，不知童侠客意欲何往？”童林道：“童林与众位兄长欲往狐耳山铁善寺赴九月重阳大会。”甘凤池点头道：“童侠客，铁善寺的重阳会去也可，不去也可。”童林听话内有音，问道：“莫非重阳会之内有什么差错？”甘凤池自知失言，说道：“童侠客，话我暂且不必多说，您稍为等一等。”说着话起身去书阁子，在抽屉里面取出请帖一封，双手递与童林：“请阁下观看便知。”童林接过来，众位侠客也探头看，原来是铁善寺的请帖。童林暗想：甘凤池被请，他必是铁善寺的人了。“老侠客既受铁善寺相请，童林也不敢说别的话了。”甘凤池摇着头说道：“童侠客，这话说得不对，大凡你我行侠仗义之人，护庇的是理由，可不能以私人之意见做事。内里情由我许多不知，还要问一问，铁善寺因何设立重阳会？”童林一指镇东侠，说道：“所有之事也不用童林我细讲，我老哥振远替我说一说。”镇东侠遂把太湖要镖、清水潭义放三寨的前后过程说了一遍。甘凤池听完，说道：“老侠客，这个事由我听明白了。铁善寺的和尚不过是受徒弟们的蛊惑，不加详察。也是我一时失口，看阁下乃刚强正直君子，铁善寺重阳会的细情我不知，我就知道给我下请帖的那个人也是本庙和尚，姓杨，叫法本。他把请帖交与我时，言语含糊。法本是我一个盟侄，我暗地盘问他，他始终也未说真情。到如今我心中仍然是不解，怕重阳会宴无好宴、会无好会。今在此得见阁下，才知道你们两下前后始末，既然他们庙内不怀好意，我倒有个主意，童侠客既应允他们赴会，焉能不往呢？我在您未起身之前，先行几日到铁善寺，明着是协助铁善寺，暗中卧底，把庙中事情打听明白了，咱们好做防备，童侠客您想这个主意怎么样？”贝勒爷在旁边一听心说，海川真走

运，到处都有贵人，遂向甘雨说道：“老侠客，这份意思也就很难得了。海川你先谢谢，我们在滇南客棧约会，还有几位朋友。”“那么着，这个事情在我身上了，童侠客您就放心吧。”说着话，天可就不早了。大家用完了饭，甘风池吩咐把东西厢房腾出来，叫众小兄弟们安歇，请贝勒爷在东边醉翁床上安歇，所有一干侠客都是打坐安眠。童林在机凳上把两条腿盘好，脚心朝天，闭目合睛，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运用内功。天在二更，猛听门外有蹿纵的声音。童林斜着目向门外看，见隔扇向内一开，一个人两手扶着隔扇向里看，好像是个和尚，蓝手巾罩头，身穿短僧衣，右手握刀。门外还有一个和尚，这俩和尚是铁善寺的知客僧，又是监寺的铁面伽蓝佛济源的徒弟，一个是烂头虎法铎，一个叫铁掌猴法广。镇东侠太湖要镖，剑斩骈肋大蟒韩大寿、镜里兰花崔美、井底金蟾郝乐天，孟恩等收拾细软逃回铁善寺，恳请恩师下山报仇雪恨。若要依着济源，就要下山寻找童林、镇东侠报仇，还是济慈再三解劝，说此事谁是谁非调查明白再报仇不晚，这算把事情给压住了。不料清水潭三寨由罗烈带着同逃铁善寺，见着济源放声痛哭，说童林灭铁善寺山门，还有镇东侠助纣为虐，杀害他的全家。济源一闻此言，气冲牛斗，济慈百般劝解也是不行。济源与法铎、法广商议怎样报仇，法铎、法广出主意聘请天下英雄设重阳大会，下书约童林、镇东侠，剪草除根。庙内人多不认得童林、镇东侠，法铎出主意，打发杨法本下书；法铎、法广下山认准了童林、镇东侠，到了重阳会那一天好没有舛错。法铎、法广主意已定，收拾包裹、兵刃，一路迎头走下来，碰上杨法本，得知三侠带众人扫灭金银烂石岛，九寨丧命，现住在兴隆店。法铎、法广一听这个信息，气得钢牙乱错，说道：“他们灭铁善寺山门，我还不信，如今九寨倾生，一定是他们与我为仇。他们起身必由大道经过，你把哪一个是童林、哪一个是镇东侠告诉我二人，我二人自有办法。”三人在小店住下，第二天迎着走下来，正迎上童海川一千群雄。杨法本一一指点明白，法铎、法广打发他回庙了。法广打算回庙，到九月重阳会再说；法铎看不起童林这一千英雄，打算半路下手，把镇东侠、童海川的首级带回铁善寺。法广劝之再四，法铎不从，两人便跟下来。可巧这一日他们错过了宿头，两人暗中看着甘风池把群雄让至宅内。二人找了一片树林，法铎低声说道：“师弟你看见了没有？小辈童林投宿在甘风池宅内，甘老员外可是咱们庙内邀请的人，莫若你我夜探甘雨的住宅，姓甘的若是向着我们，什么话也就不必说了，如若向着童林他们，今夜咱弟兄二人把他们的脑袋带走几个回归铁善寺。师弟，你想一想怎么样？”法广闻言点头。二人商议妥当，把长大衣服脱去，收拾利便，来到甘风池的东院墙。二人飞身上墙，蹿房越脊，直奔天井院。上了东厢房，正赶上甘风池款待群雄，桌上杯盘满案，甘风池打算卧底，都被两个凶僧听去。法铎一打手势，二人跳在厢房夹道之内，法铎低声说道：“师弟，你听见了没有？”法广点头说道：“我听明白了，幸亏

你我二人前来，不然甘雨在庙内卧底，究属是大患，师兄您打算怎么办？”“等他们睡熟了，你我弟兄下手。你什么也不用管，就给我寻风。”两个人商议好了，就在夹道内等候。村中更鼓双敲，天交二鼓，法铎在前，法广在后，由夹道南边转过来。此时人声寂静，听东西配房隐隐的呼吸声，东配房北里间呼噜声如雷。法铎向法广一使眼色，回手亮刀，向上房小厅台阶上一蹿，打算进屋杀人。这就是自不量力，你不想一想，屋中都是什么人。他蹿至台阶上，里面群雄就都醒了。法铎回头看了看后面无人，伸手把帘笼卷起来，右手握刀，左手扶隔扇，隔扇向里一开。他怕隔扇响，双手一托隔扇牙子，向屋中观看。就见群雄打坐，童林在下首末座。和尚看见童林，错步压声，打算把童林一刀扎死。其实童林早就看见了，怕把和尚惊走了，打算稳住了再拿。于洞海怕和尚伤着童海川，说了一句：“和尚才来呀？”和尚转身向后一蹿，童林跟着也纵出来了，后面众位侠客也都蹿在院中。童林不让众人向前，因他看见甘凤池挡住了和尚。甘老侠客见和尚行刺，心中大大不乐，因此就在法铎转身的时候，跟着一矮腰，纵到院内，挡住了去路，说道：“凶僧大胆，竟敢搅闹我的宅第，还不扔刀就绑？”法铎不由得气冲两肋，见甘凤池没拿兵刃，说道：“吃里扒外反复无常的小辈，看刀！”摆刀向甘凤池的脖项就剁。甘凤池向左一斜，抡起右掌冲着和尚的胳膊便砸。这一招名叫断掌，正砸在和尚的右臂上，随着向和尚肋下一点，法铎再想转动，势比登天还难。这一招点的是轻穴。甘凤池一转身，忽听后面有金刃劈风的声音，向右一闪，把他肋下一点，也点了一手轻穴法。法铎、法广被点穴法点住，都是前腿躬着，后腿绷着，腰儿拱着，眼睛瞪着，嘴儿张着，就是气喘不上来。甘凤池不管两个和尚，转身向各位侠客抱拳说道：“两个小辈打搅列位侠客的清睡，今甘雨将两个小辈当场拿获，请诸位侠客发落。”谈话之际，东西厢房众小弟兄们出来，先把和尚的刀夺下来，然后按倒，解和尚身上的绒绳捆了，推在台阶下。此时家人也都赶到了，贝勒爷也起来了，问道：“拿住的是什么人？”众位侠客来在大厅，向贝勒爷说道：“拿住两个不利众位英雄的贼人，现在绑在廊下。”贝勒爷说道：“把那个贼人推进来，我看看。”阮和、阮璧架着一个贼人进来，后面徐源、邵甫也推着一个贼人进来。贝勒爷一看，原来是两个僧人，一个个面带凶恶，横眉立目。贝勒爷说道：“你们既是出家僧人，更应当奉公守法，尔等竟仗血气之勇，杀害好人，你是哪庙的僧人？说了真情实话我便饶恕你等，若要不肯吐露真情，你二人可要小心脑袋。”两个和尚厉声说道：“我们弟兄被擒，或杀或剮，给我们个快当，倘若用言语戏耍我们，可别说我们要出口不逊！”镇东侠说道：“我家爷问你们是哪庙的僧人，难道说你们这个和尚就没有庙吗？”法铎看了看镇东侠，道：“你要问你家和尚，我们乃是铁善寺的门人弟子，你便把我们怎么样？”侯振远听他说出铁善寺三个字，含笑道：“既是铁善寺的门人，何不早说，教二位少师傅在此委屈。”说着

话，过去亲自把绑绳解开，又向左右说道：“把二位少师傅兵刃还回，回到庙内，见着二位禅师济慈、济源多多替我们拜上，就提侯庭、童林九月重阳日必到，绝不失约。”两个和尚被老侠客释放，倒觉得脸上无光，只得向镇东侠说道：“既蒙老侠客释放，是我们太无礼了。”说着话，转身出大厅，拧身上房，逃走了。

镇东侠把两个僧人放走，童林有些不平，说道：“老哥哥，两个和尚不利你我弟兄，拿住了不杀，也就罢了，还将他们当场释放，小弟有所不解。”镇东侠笑而不答，贝勒爷早看出镇东侠这个用意，两个和尚不提铁善寺，镇东侠绝不能放，既提铁善寺，侯振远释放，为的是叫他们带信，头一件要斗的是铁善寺两位方丈。第二件人人都说童海川灭铁善寺，独兴一家武术，若果真灭铁善寺，拿住铁善寺两个徒弟，焉能放他们回归？方丈若要省悟，取消重阳会最好。此时天气尚早，还不到三鼓，甘风池请贝勒爷休息，于是众人安歇，一夜晚景无事。

天光大亮，众位侠客都醒了，家人服侍众位侠客与贝勒爷梳洗已毕，依着童林要与甘风池告辞起身。甘老员外告诉家人外面预备饭菜，贝勒爷赶紧说道：“员外，不必预备，我们还要赶路哪。”甘风池说道：“您就是在路上也得打早尖，不如在寒舍用完早饭再走。”说话之际，家人放好了杯箸，请众位爷台入座。贝勒爷不好推辞，大家入座，仍然是三桌；贝勒爷在当中，两旁众位侠客相陪，饮酒谈心。贝勒爷向例只要谈上话就没完，只顾谈话，已然天交已牌了。外面进来一个家人，到甘风池身边低言耳语。甘风池一摆手，家人转身出去，复又进来，面带惊慌之色，说道：“跟员外爷回禀，穆顺的腿折了。”甘风池镇静地道：“些许小事，何必这样大惊小怪，还不与我退出去。”贝勒爷见家人回禀了两次，又听家人说腿折了，知道人家宅中有事，遂向甘雨说道：“贵宅中有事，只管请办，咱们都不是外人，何必这样客气呢？”甘风池含笑道：“倒没有别的要紧事。前十数日，我们甘家堡西边五圣祠来了一个练把式的，就在那里落了场子。我们这个村庄，大小买卖与本地住户，没有一个不会练武术的，我教的徒弟又多，大家看见他在此卖艺，看着有点儿眼生，皆因他没拜会本庄练武术的老师傅，分明是小看人。众徒弟们来报信，叫我把这个场子给他踢了。我想也许这个人是个外行，没卖过艺，不懂得江湖规矩，也许他被穷所挤，我若把场子踢了，他岂不是挨饿？我告诉众徒弟，你们谁要去搅他的把式场子，可别说我在水牌上把名字擦了去，不要你们这样的徒弟！我又怕他们蛊惑我那个傻孩子，就把他锁在空房子里，不让他出来。没想到这个练把式的不为挣钱，敢情是前来访我。我想我偌大的年岁，岂能欺负外乡人？近日以来，这个练把式的直说是访我，还告诉乡亲们给我带信。我始终没出去，今天他在场子又说了好些不顺情理的话。我有个小徒弟叫穆顺，外号人称金钢腿，听他所说的实在不像话，才下场子与这个卖艺的当场比试。这个卖艺的武术还不错，被卖艺的踢折了左腿。方才家人禀报的就是这个事。”贝勒爷明

白，甘雨若是把众人扔在家中去与徒弟报仇，岂不失了侠客的身份？遂向甘风池说道：“阁下这么说，这个卖艺的也太不通情理了，莫若咱们前去看看，倒要瞧瞧这个卖艺的怎么个厉害。”说着话，贝勒爷站起身向外便走，甘风池没有法子拦阻，只好随在后头，侯、童、于三位侠客及小弟兄们也都跟随着出了大门。看热闹的跟在后面，一直奔正西。离西村口不远，就见靠北有个大院，当中围着一圈子人。甘风池陪着众人来到场子，众乡亲往两边一闪，贝勒爷等挤进去。贝勒爷以为这个练把式的是高大雄壮的，到里面一看，原来不甚雄壮。地上放着一条蜡杆枪，还有一口单刀、一对亮银链子双铗。练把式的比中等身形还矮一点，约在二十来岁，长得俊品人物，身穿白绸子裤褂，大小衣襟拢在一处，在胸前系着一个麻花扣，露着雪白的胸膛，漆黑的一条辫子，在脖子上一绕。方面重颐，宝剑眉，豹子眼，准头丰满，唇似丹霞，一攥拳头，向四处抱拳说道：“众位打过一拳、踢过一腿的老师傅们，在下来到贵宝地，已经十数天了。我可不是练把式挣钱吃饭，我在各处投明师、访高友，久闻贵宝地有一位成了名的英雄。这位姓甘名雨，字风池，故此我到贵宝地，明着是卖艺，暗中为访这位成名的侠客。我来这么些日子了，也求众老乡亲给甘老侠客带过信了。论起来这位甘老侠客早就应当前来访我，既练把式，就有练把式的规矩。我来到贵宝地不拜会他，分明是访他来了，他就应当前来，他不但不来，连他手下一个也没见着，这真奇怪。莫非他有名无实，是一个虚有其表的侠客？这么看起来，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今天早晨我说了几句不通情理的话，由打外面跳进个人来，说是甘风池的徒弟，名叫穆顺，外号人称金钢腿。我以为这个人既是甘老侠客的徒弟，武术必然错不了。没想到两下过招，真正不行，我用了一个转腿，把这位金钢腿的左腿踢折。原来不是金钢腿，是两条面腿。并非是我手黑，成心把腿踢折了，打了孩子，妈妈就出来了。众位一站一立的乡亲，也有与姓甘的沾亲的，我这里作揖了，劳驾众位，哪一位与他有交情，我恳求您与姓甘的带个信儿，今天他要再不来到场子，众位给他带个信儿，就提我说的，我给他三天限。倘若不来，可别说我不对，到他家里头堵着窝掏去，哪一位能给他带个信儿？”老侠客于洞海挨着甘风池站着，就见甘风池低着头拈着银髯，听人家数名道姓地叫他，他的面上连一点儿带气的样都没有，暗含着佩服。于洞海好诙谐，说道：“哎呀，大概这是人家往里面叫了我了吧？”这话明明是取笑，甘风池也听见了，瞧了于洞海一眼，并未答言。就在这么个工夫，听东面有人喊道：“唔呀，你这个卖艺的休要口出大言，待吾与你领教领教！”正是孔秀。孔秀是个好诙谐的人，打算用言语把坏事包张旺激进场子，遂向张旺说道：“唔呀，和尚，你听见没有？这个卖艺的口出大言，吾没有你的能耐大，吾要是有你那么大能耐，我就跳进场子，把这个混账东西战败了！你有能耐，你就不敢进这个场子？”张旺外号坏事包，比他还坏，听完，口念弥陀

佛，说道：“你不用拿话激我，你要是敢进场子，我就敢进去，怕你也没有那么大的胆量！”孔秀原是好逞能的人，听了张旺之言，硬着头皮说道：“那么着，我进去，你要不进去，我绝不能答应你！”说着话，一声喊，蹿到场内。练把式的看蹿进一人，细条身材，约在三十多岁，身穿宝蓝绸子大褂，黄脸面，两道细眉，似有如无，小圆眼睛，黄眼珠，滴溜溜乱转，说道：“朋友打算进场子帮我个场子，请道出名姓。”孔秀心中一想，我若说出自己的名姓恐怕镇吓不住他，说道：“卖艺的你要问吾名姓，你请出几个看热闹的推着你的后腰，不然说出吾的名姓把你吓躺下。”卖艺的含笑道：“朋友，你只管说你的名姓，我已然脚底下用力了，不至于躺下。”孔秀冲着卖艺的一撇嘴：“你要问我的名姓，我就是你方才站在场子里面喊叫的那位甘雨甘风池，外号人称化地无形隐逸侠的便是。”卖艺的知道他是冒名假充字号，说道：“朋友，你撒谎都撒得不对，那甘老侠客乃是南京如意桥人氏，你乃扬州口音，分明你是撒谎。”孔秀闻听，搭讪着脸说道：“唔呀，你有所不知，皆因吾在南京住不惯，搬到扬州去，因此我才把口音改了。”卖艺的说道：“你说的不对！那甘老侠客我没见过，听人讲年过花甲，银髯散满胸前。你胡须不过几根，岂不是冒充？”孔秀晃着脑袋道：“唔呀，你不用费话，原先我胡须太多，嫌他碍事，一赌气全刮了去了！”卖艺的道：“你不用费话，报你的真名实姓。”孔秀自知遮掩不过去了，说道：“你当真问吾的真名实姓，吾告诉你，你打听打听。”孔秀指手画脚，“你要问吾，吾在甘老员外的宅中，可称得起在甘老员外面前言听计从，说一不二，吾就是孔秀”，刚说到孔秀二字，对准卖艺的胸膛就是一拳。焉想到卖艺人手疾眼快，见拳打到，身形一闪，双手扶住孔秀的胳膊。孔秀打算撒拳逃跑，人家借力用力，双手向前一推，孔秀翻了个大筋斗，爬起来就跑，钻入人群之中。卖艺的把架式收回来，冷笑道：“就像这样的能耐，也敢进场子。这样的人只可在甘风池家中混一碗剩饭吃，这不是成心出来现世吗？”东面人丛中，一声喊：“你这个卖艺的休要口狂，弥陀佛，我跟你比试比试！”人群中跑出一个和尚，站在场子当中。卖艺的看不起他，就是看热闹的见了这个和尚都觉好笑。这个和尚非是别人，正是坏事包张旺。其实张旺不愿意进场子，怎奈他要不进来，孔秀要与他拼命。张旺见卖艺的口狂，这才跳进来。卖艺人看张旺形同乞丐，说道：“出家人，并非是我说话刻薄，你有这个工夫，外头多走几家，多弄几个钱，比在场子动手好不好？”张旺笑嘻嘻地道：“皆因这些日子化缘不赚钱，我打算把你踢个筋斗，你挣的钱都给我，岂不比化小缘强吗？我会几手小缘拳，我觉着还很不错，你要不信就试一试。”说着话，往前抢步，左手冲着卖艺的一晃，右手就是一拳。张旺久经大敌，岂能把卖艺的放在心上？他以为必胜，还打算戏弄卖艺的，哪里知道这个卖艺的不好惹。他的拳打过去，卖艺的一接他的拳，张旺往回一撤，人家左手顺着右臂底下向前一穿，双手一分，此招叫双撞掌，张旺往后一

仰身，倒翻筋斗不算，还把脖子窝了。张旺由打出世以来也没挨过这样打，爬起来就跑。卖艺的高声道：“这样的能何必当场现世？化小缘就化小缘去，何必又想露脸？这种人真不知羞耻，也不用细问，这个也是甘凤池的徒弟，还有比他能为高点的没有？今天鄙人是都要领教。难道说甘凤池的徒弟连一个有能的都没有吗？”就听有人说道：“你个卖艺的还有多大的能为？我领教领教你。”由打正南人群中蹿出一位小英雄，大约十八九岁，身穿白绸子裤褂，圆脸膛，两道细眉，直插入鬓，一双虎目，滴溜溜乱转，头上梳冲天杵小辫，系着红头绳儿，说道：“卖艺的，你太小看人，来，来，来，咱们二位比试比试。”卖艺的上下把来人打量了一番。这个人就是夏九龄，本来长得好看，又兼着年轻，精神百倍。卖艺的说道：“众位大家看见了没有？别看这位年轻，倒是英雄体态，看着很有几年的功夫，似乎这位我还可以给他接接招。朋友，道道你的名姓。”夏九龄含笑道：“朋友，你不必问我的名姓，你若输在我的手内，我自然把名姓告诉你。”说着话，往前一抢身，劈面就是一掌。卖艺人见掌到，身向左闪，双手扶夏九龄右臂。夏九龄右手下垂，左手横着单风贯耳，奔卖艺人太阳穴便打。卖艺人手疾眼快，右臂往回一圈，夏九龄左手打在人家右臂上，打算换招，焉想到卖艺人招数迅速，右手随着向前一推，这一招叫单抗掌，说声“着”，身形一斜，一发掌力，夏九龄翻身栽倒。卖艺人将架式收回，站在场子里狂笑，说道：“方才这位长得倒像个英雄，敢情看着不错，也是个无能之辈。不问可知，这位也是甘雨甘凤池的弟子。这么一来，可就看出来了，常言有句话，‘师傅不明弟子拙’。似乎这样的能为绝不是跟师傅学出来的，要说底下那句话，可就不好听了。”正南有人道：“朋友，休要出口伤人，待我来请教请教。”答言者正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童林听卖艺人说的话太不好听，不能不答言了。卖艺的看童林这个穿着打扮好像乡庄老赶，土黄布裤褂，白骨头钮子，左大襟，两只大靸鞋，外罩一件蓝粗布褂，又肥又大，怎么看怎么像老赶。但仔细一看，倒吓了一跳，这个人紫脸面，剑眉，虎目，鼻直，口阔，两只眼睛神光灼灼。卖艺的一抱拳：“别看您穿戴打扮，要看您的眼神，准得有几十年的功夫，这位老师傅，道过名姓吧？”童林心想自己戴罪奉旨捕盗，名姓岂能宣扬？冲着卖艺人含笑道：“你不必问我名姓，你要赢得了我，我就是无名氏，你若赢不了我，我自然告诉你。朋友，我先问问你姓名字名谁？家住哪里？”卖艺人说道：“这位老师傅您要问我的名姓，可休要害怕，将脚步站稳，不然说出我的名姓，把您吓躺下反倒不美。”“朋友，你只管说，我用力站稳，绝不能被你吓倒。”卖艺人向前一指，说道：“您要站稳，您要问我的名姓，家住京南霸州童家村，姓童名林，号海川，北高峰灵隐寺献艺贺号，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便是在下。”童林不由得暗笑，心说：我往哪里去了？“无名氏你可知晓我的名姓？”童林暗想：此人冒充我的名姓，要是好人还罢了，若是匪人，在外面假

冒我的名姓，坏我的名誉，我岂能与他善罢甘休！

莫若与他比试比试，看武艺如何。说道：“不才久仰阁下大名，未得见阁下尊颜，今幸得见，我正要请教。”“老师傅，不知您是要比试兵刃，还是试拳脚？”童林说道：“任凭阁下，我可是手中未有兵刃。”看热闹的说道：“您要与他比试兵刃，我们庄中家家都有，您略等一会儿，我们说话就取来。”不大工夫，看热闹的扛进一捆花枪、四五把单刀。童林拿起一条花枪，说道：“朋友，你使什么兵刃？”“咱们试试枪吧，可是点到而已。”童林说道：“使得，那么着，你就进招吧。”假童林真快，一抖杆，这条枪怪蟒翻身一般冲着童林胸膛便挑。童林一磕卖艺的枪杆，后把一坐劲，卖艺的枪横过来了，跟着一合枪，后把一抖劲，枪尖到了卖艺的肚腹，这一招名曰外代环。童林把枪从从容容撤回来，说道：“咱们谁算输了呢？”假童林脸一红，道：“我枪法没有功夫，咱们比比单刀吧？”拿起自己的单刀，用了个缠头裹脑、履背塌腰、夜战八方藏刀式，“老师傅进招吧！”童林丁字步，右手提刀，没有架式，含笑说道：“朋友，我要进招，你可就赢不了了，还是你进招为是。”假童林心说这个人好大的口气，“那么着，老师傅我要得罪您了。”说着话，左手向童林一晃，右手摆刀，斜肩带背就是一刀。童林往前上步，右手提刀顺着假童林的肘下便划。假童林要撤刀，童林随手刀一转，这一招叫迎门劈柳，光闪闪利刃向假童林的面门劈下。刀眼看着到了面门，童林回撤，说道：“童侠客这算谁输？”假童林面红耳赤，将刀向旁边一扔，说道：“这位老师傅手下留情，我兵刃不佳，打算与阁下请教拳脚。”童林摇头：“朋友，你我比试过刀枪，何必再比较拳脚？如若阁下比试拳脚亦行，得挂上点儿彩头。”假童林说道：“挂什么彩头？当面请讲。”“当着看热闹的亲友，阁下若胜我，我情愿拜你为师。”“要论拳脚你一定不行，我就算收你这个徒弟了。”他这么说，孔秀在人群里骂街，师傅要是人家的徒弟，我不成了人家的徒孙吗？童林听这个卖艺的口出大言，不由得暗笑，说道：“童老师傅，你胜了我，我拜你为师，那么我胜了你呢？”“老师傅您若胜了我，看热闹的众人在这，我情愿拜您为师。”童林说道：“我们可是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哪！咱们可不许说了不算。”“话已出唇，如白染皂，板上钉钉。”童林说道：“这很好，请。”假童林也跟着抱拳说“请”。他打算看看童林的架式，怎奈童林与人动手从不用掌架。假童林说道：“老师傅您把架式赏下来吧。”童林只得将左手顺着自己的右胳膊底下一穿，打算变青龙转身的掌法，两只手穿到胸前，十字架一搭，假童林怕童林变换别的招数，向前一抢步，右手一按童林的手背，这一招叫锁手掌，真要是把童林两只手按住，童林变不出招，可就算输到家了。这么一手连于爷看着都是一怔，心说：海川要输。卖艺的以为这一招准赢，焉想到这是诓招，往回一吸气，用的是紧背空胸的招数，左手不动，右手滚掌，手心翻过来，按着自己的中关尺，用内气，喊道：“咳！”这一招叫按掌，假